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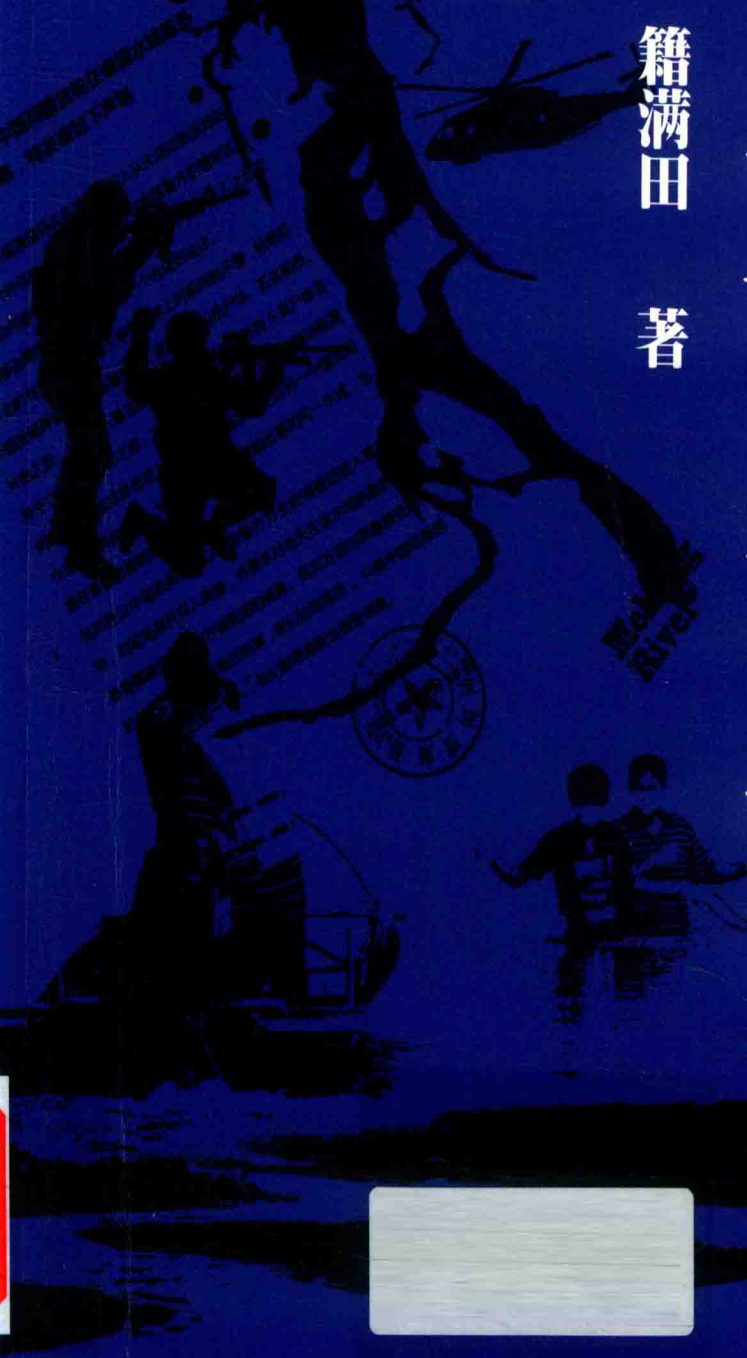
10.5 CHINESE CREW MEMBERS  
KILLED  
IN GOLDEN TRIANGLE

黄凤

籍满田

著

# 大湄公河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JI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M e k o n g  
R i v e r

黄风  
籍满田  
著

# 大湄公河

10·5 CHINESE CREW MEMBERS  
KILLED  
IN GOLDEN TRIANGLE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· 太原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大湄公河 / 黄风, 籍满田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9.10

ISBN 978-7-5378-6005-5

I. ①大… II. ①黄… ②籍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85769 号

书 名 大湄公河  
策 划 续小强  
著 者 黄 风 籍满田  
责任编辑 贾江涛 李向丽  
封面设计 尚书堂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 
邮 编 030012  
电 话 0351-5628696(发行部)  
0351-5628688(总编办)  
传 真 0351-5628680  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  
E-mail [bywycbs@163.com](mailto:bywycbs@163.com)  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 
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16  
字 数 300千字  
印 张 21.5  
版 次 2019年10月第1版  
印 次 2019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6005-5  
定 价 45.00元

## ◀ 作者简介 ▶

### 黄 风

山西代县人。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黄河》杂志主编。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《毕业歌》，散文集《走向天堂的父亲》，长篇小说《老轱事》，长篇纪实作品《静乐阳光》、《黄河岸边的歌王》(合著)、《滇缅之列》(合著)、《大湄公河》(合著)等。作品多次被转载并获奖，其中《黄河岸边的歌王》入选《中国新世纪写实文学经典》(2000~2014珍藏版)，《大湄公河》被加拿大《渥京周末》、美国《华夏时报》、日本《中日新报》连载。

### 籍满田

1970年生，山西代县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。著有长篇纪实作品《晴雨路干湿》、《曾家兄弟》、《滇缅之列》(合著)、《大湄公河》(合著)等多部作品，并多次获奖。

# 前 言

木

2011年世界多事，闹得最凶的是地震，7级以上的就有25次，其中日本的“3·11”地震最为惨烈。除了天灾还有人祸，最丧心病狂的是“10·5”惨案，不亚于一次7级地震。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，两艘中国商船惨遭血洗，13名中国船员被杀。事件掀起的血雨腥风，一度笼罩湄公河。

惨案发生两年后，也就是2013年，我们在朋友的帮助下第一次踏上湄公河，一直深入到金三角腹地。虽然血雨腥风已散去，湄公河又船来船往，但人们依然余悸未绝，尤其到了黑漆漆的晚上，沿岸密林中的每一点灯火，都像神鬼出没，令人高度紧张。

我们踏上湄公河，最初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想看看这是一条怎样的河流，并将13位同胞生前的身影付诸笔下，把他们梦断之前的美好与面对屠杀时的痛苦挣扎还原出来，以祭他们最后的一段人生航程。之后，我们又两次踏上湄公河，多次前往云南，进行采访和资料收集。

当“万事俱备”的时候，我们却改变了创作初衷，认为不能单单写一起惨案而忽视一条河流的存在，那就是湄公河。它是惨案的深刻背景，只有把它写出来，才能让人真正读懂惨案为何会发生，造成惨案的根由是什么，以后会不会再发生。作为一条贯穿6国的母亲河，它有自己的前世今生。它不舍昼夜的奔腾，承载了太多的盛衰荣辱。它养育了流域内的芸芸众生，而芸芸众生良莠不齐。恩泽也会潜滋暗长罪恶，像泛滥不绝的罂粟，像血淋淋的“10·5”惨案。时至今日，金三角仍“我行

我素”，冲突战乱不断。传统毒品屡禁不止，新型毒品又在涌现。这里与其他地区的“乱”与“毒”沆瀣一气，考验着区域内国家和整个世界，让人类头痛不已。

凡此种种，我们思考了很多，自然也写下很多。但在动笔之初，我们非常犯难，怎样去写才能使作品如愿？经过长时间苦虑，我们决定采取“虚实”结合的写法：其“虚”乃“虚构”之“虚”，其“实”乃“真实”之“实”，让作品介于二者之间，不再受体裁局限。让“虚”虚到极致，连13位死难同胞也改名换姓；让“实”也实到极致，一个数据的小数点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我们以两条线索展开：一条围绕湄公河，一条围绕“10·5”惨案，途中时分时合。对一些人和事，在依据事实的基础上，做了细节性的想象与描述，不必秋毫无犯言之凿凿。

我们这样自以为是地去写，无疑是在刀锋上行走，免不了割足淌血。可创作完成之后，小心翼翼回头去看，却发现已步人后尘，我们尝试的早有人尝试，并取得成功。美国的卡波特“一直在寻找机会尝试新的写作手法，希望创造出一种文体，能够把他的小说技巧和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结合在一起”，由此写出著名的《冷血》；村上春树似乎也如此，他“一直在写这样的东西”：“是我不是我，是现实又非现实，是虚构又非虚构”，创造着“这样的现代神话”。

卡波特希望创造“一种文体”也好，村上春树“一直在写这样的东西”也罢，他们都是在寻找一种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，以及能最好地表达自己创作欲望的文本形式。如同穿鞋一样，最好的鞋并不在于贵贱，而在于能否满足脚的舒适度，只要穿起来舒服就是好鞋。

总而言之，我们在穿自己的“鞋”，走自己创作所寻求的路，至于这“鞋”该归何类，属于何种品牌，让“鞋专家”辛苦好了。您有任何看法不要紧，只要读得掩卷难忘，读得有所收获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

# 目 录

- 引 子 血染“10·5” / 001
- 第一章 东方多瑙河 / 007
- 第二章 “魔鬼水域” / 028
- 第三章 追赶金鹿的地方 / 056
- 第四章 横行湄公河 / 090
- 第五章 冒险家的乐园 / 122
- 第六章 最后一段航程 / 164
- 第七章 百年悲歌何时了 / 198
- 第八章 中国亮剑 / 242
- 尾 声 / 289

后记 / 336

引子

## — 血染“10·5” —

木

2011年10月5日。

一大早，“华平号”在湄公河哗哗的簇浪中醒来。一夜的水声还在继续。河水不知疲倦地拍击着船体，淘着码头。船长郝强走出船长室，穿过驾驶室一头有些黑暗、小甲板一头已被晨光照亮的通道，踏着船梯从二层下来，来到一层船前大甲板上。甲板潮潮的，仿佛夜间下过小雨，缝缝隙隙里透着阴凉，有的地方还结了水珠。在终日酷热难当，有时午间甲板温度高达七八十度，能烤熟鸡蛋、烫起脚掌燎泡的湄公河上，这大概是最凉爽的时刻。

郝强举起双臂伸个懒腰，便站在缠着一圈圈钢丝绳，同样湿漉漉的显得有些油腻的绞缆机旁，双手叉住腰开始活动身体，屁股摇来扭去，像在耍呼啦圈。他努力使自己精神饱满了，好迎接新一天的到来。河对面就是缅甸，跟老挝这边没什么两样。岸上的丛林薄雾迷蒙，还纠缠在睡梦中。从贵州老家赤水来到湄公河上，一转眼已十来年。自打当了船长，只要出来跑船，他就不敢睡懒觉，怕睡过头误事。他总比那丛林醒得早。别的船老大也一样，船员劳累了一天，可以睡个懒觉，他们却不行。如果同行他们就会相互提醒，比如“玉兴8号”的柳志刚，一遇上他早晨起迟了，就会站在船上吆喝：郝九五，天都大亮了，你还死睡？

郝九五是郝强的小名，一帮弟兄都喜欢这样叫他。

也许，郝强并不清楚今天还是九九重阳节，在千里之外的北方正秋高

气爽，银镰卷过田野，就像那民歌唱的“谷子呀，糜子呀，上呀么上了场”。早已脱离农事的他，只知道还在国庆期间，这里高速路堵车，那里景区人满为患，电视上天天少不了热唠。对他们这些跑船客而言，日复一日水上泡着，节日早泡黄了。若船上有空，他最大的奢望就是回去和家人团聚，温暖一下与老婆孩子的感情，与老婆热滚滚待上几天，好好补报补报。不少跑船客因常年在外，老婆在家守活寡，守得绝望了，最后只好离婚。他就离过一次婚，他七哥郝月明也离过一次，现在的老婆都是第二个。除了离婚的，还有找不下对象的，像码头上积压的货物，大龄“剩男”一堆。

老实说，节日不节日他们已无所谓，只要家里平安，自己在外平安，早上睁开眼还活着，身下的船还在晃悠，而且能晃出个好心情来，就是最大的满足。最近几年，他的心情一直不错，因为跑船生意好，日子过得油汪汪的，漂着一层红辣子。

再就是尽量多挣几个钱，早日拥有一笔大的积蓄，有资本去干别的，结束这漂泊生活，也一样能养活全家老小。就在今年正月，一家子在景洪给他过40岁生日，大姐郝月华还劝他，跑船太辛苦了，跑完今年不要跑了，回家开个面馆吧。大姐的心愿何尝不是他的心愿。他回答“要得，要得”，可“要得”过后，就把大姐的话撂到一边。他总觉得开面馆还不到时候，想趁年轻力壮，吃得动水饭，再多赚几个钱。

本来嘛，他与在“纳鑫号”当船长的侄儿郝天翔说好，准备一早出发，从云南关累到泰国清盛，可是“纳鑫号”等两个客人，一直等到中午客人还没来，他等不及就先走了。随后他们与从缅甸索累码头下来中途遇上的“玉兴8号”晚上一起停泊在老挝的孟巴里奥。船上装着260多吨货物，7车水果和4车大蒜，前天装完已凌晨一点多，关累的鸡都叫了。一切顺利的话，今天到清盛港卸下货，再装上运往关累的货，过两天就可以返程了。

从关累到索累近80公里，到孟巴里奥180多公里，到清盛港260多公

里，要说远也并不远，换成汽车一溜烟就到了。可一旦船至南腊河口244号界桩，经过中老缅三国交界的“绿三角”，进入老挝和缅甸水域，内心的感觉就大不同了。两岸的山依旧一脉相承，眼前的河也还是那条河，却像他小时候进城，沿着赤水河走出地界一样，多了些陌生与不安全感。途经的缅甸一侧，据说老早经历了英国人、日本人，后又经历了国军、缅共，还有什么罗星汉和坤沙，现在成了掸邦特区的地盘，也是劫匪出没之地。

除了听说劫匪出没，他刚踏上这条河时，还能看到山上种的鸦片，多的时候一片花海。他最初以为种的是鲜花，船老大把嘴一歪：狗屁，那是鸦片！缅甸种鸦片他早听说过，老百姓全靠它活着，买粮、换盐、娶老婆，但亲眼见还是头一次。船老大来自广东，很是见多识广，喝饮料他就喝健力宝，说着便侃开了。从种鸦片侃到吸鸦片，侃得郝强一愣一愣的。吸鸦片郝强没见过，但“哈料”见过：卷一个吸管似的细纸管，将料面撒在锡纸上，用火烫起如梦似幻的烟雾，然后嘬着纸管吸溜。

为证明自己说的不假，船老大还给他侃了一首广东民谣：“鸦片是土，吃久糊涂；母在（亩仔）无顾，亲戚断路；高蒿衫，不冷（菠菱）裤；鸡丝（屎）藤，做墩布（棕步），甘蔗盒（哈），做头布；见鸡啦（掠），见酒壶（狗虐）；今日无涂，千辛万苦；明日无涂，大洋（仰）难渡（度）；后日再无涂，一命呜呼。”

侃完了问他：记住没有？

他抚摩着后脖颈说：好像记住了。

船老大哈哈一笑：你小子记性好，眼力不行。

再后来，河中的船越来越多，山上的鸦片却一年比一年少了，取代鸦片的是橡胶林，还有茶园什么的。就在橡胶林取代鸦片的时候，船老大为救一个船员，不慎夹在船和礁石间，被活活夹死了。那船员是个新手，原在关累码头当搬运工，上船不足半个月，正站在船边看“泡水”，被一泡从天而降的鸟屎砸入河中。船老大跳下去救人被夹得一口一口吐

血，弟兄们眼睁睁看着救不了，等救上来已断气。落水船员活下了，船老大却送了命。

身为一介草民，终年只是为生活打拼，不想这些破事也罢，尤其出门在外，一想心就沉着没落地乱了，像浪里翻滚的木头，总想找到一个依靠。平时并不经意的家国之念这时便从心底冒出来，如同一瓶老撾黑啤，只要嘭的一声打开，就抑制不住泡沫四溢。郝强不禁掉过头来，望一眼船顶上悬挂的国旗，那是他们出门在外的依靠，可国旗夜里被雾打湿了，耷拉着，全没了迎风招展的生气，让他多少有些失望。失望间“嚓啦”一声响，油香从厨房传出来，他的思绪也一同被炸进油锅。他收回目光，又提起精神，活动一阵子返回去。船上的人都起来了，吃罢早饭便启航。水手柳向西收拾起船缆，他和大副党民兵钻进驾驶室，开始了他们的最后一段航程。螺旋桨翻卷起来，将船缓缓推离岸边，驶向河深处。按以往的速度，赶中午之前他们就能到达泰国清盛港。

同行的油船“玉兴8号”，已机声隆隆先动身。两条船一前一后顺江而下。可是一帮善良的中国船员哪里料到，一场由毒枭精心策划、泰国不法军人参与的灾难正一步步向他们逼近。在沿岸的密林中，一个个大毒枭布下的眼线，正鬣狗一样盯着他们的船只。尽管他们常年与湄公河打交道，深知河上河下充满危险，断不敢掉以轻心，但从老撾孟巴里奥到泰国清盛，还是成了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航程。

两船行至缅甸一个叫弄要的地方，他们被一伙驾驶长尾快艇的匪徒劫持，然后被押至金三角旅游码头与清盛港之间一个叫吊车码头的地方，在一棵鸡素果树前停下。一阵码头黑帮火并似的枪声，打破午间炎热的平静。赶来的泰国警察被阻挡在远处，他们看到船上腾起妖雾似的白烟。枪声平息后，“华平号”上的6名船员与“玉兴8号”上的7名船员全部被杀，13名船员的遗体除一具丢弃在船上，其余的都被抛入河中。丢弃在船上的船员，被打得血肉模糊，连身份都无法辨认，最初竟被误以为是战死的匪徒。

那天中午，与老挝“金木棉帝国”和缅甸天堂赌场隔河而望端坐在泰国金三角旅游码头上的大佛，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。一场血洗过后，她依旧保持端庄的姿态注视着金三角繁忙的水域，依旧金光闪闪地普照着湄公河上漂泊的众生。“我佛慈悲”，让他们深信血腥遮不住她的法眼，制造罪恶的人一定会受到报应。

两天后的中午，郝强的遗体第一个被发现漂浮在下游清盛港的水上。他双手被手铐铐着，整个人已泡得变形。被抛入江中前，两颗9mm手枪子弹使其毙命：一颗从左太阳穴钻出来，一颗从脖子左侧经锁骨穿过。伤口已被河水淘白，可以想见那淘走的血，怎样一丝一缕地盘桓在主人身边，然后在江水的撕扯下绝望地远去。

“10·5”惨案震惊中国，震惊东南亚，也震惊全世界。金三角又一次波诡云谲，像案发几个月之前缅甸发生的7.2级大地震一样，让人谈虎色变……



## 第一章

## — 东方多瑙河 —

木

· 1 ·

## 扑朔迷离的源头

湄公河在中国境内叫澜沧江。“湄公”，中国人听起来就像个童颜鹤发、腰板硬朗、手执江篙挺立船头的老艄公，实乃“母亲”之意。澜沧江古称“南兰章”，意为百万大象繁衍的河流。那种奔腾嘶鸣的场面曾令大地悸动，像晕头风（龙卷风）席卷两岸森林，是说不尽的森林王者气象。直到今天，云南一些地名还跟大象有关，什么章凤啊、弄璋啊、闷璋啊、拜掌啊，都曾是大象的生息之地。大河泱泱，江流汤汤，共媾了澜沧江—湄公河。

澜沧江发源于青海省杂多县，既有“文化源头”，又有“地理源头”。文化源头毫无异议，在当地藏民心中一直明确，那就是与神灵同在的“扎西乞瓦”（或“扎西气娃”）。扎西乞瓦的藏语之意是“吉祥绕聚的大江大河源头”。澜沧江源头在扎阿曲的一条支流的上游，海拔4600多米，由“五个彼此分开的泉水点”组成。相传，为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途经杂多时所指认，佛手一点便成为澜沧江的文化源头，成为当地藏民崇拜的“圣湖”。据说他们的牛羊得了病，只要绕圣湖转上几圈，就会重新活蹦乱跳。

而澜沧江的地理源头，长期以来却众说纷纭，达八九种之多，成了一个令人纠结的谜，这在世界大江大河中颇为罕见。早在19世纪，这里就引起外国人的兴趣。从1866年6位法国人于交趾支那首府西贡出发，沿湄公河溯流而上，被蚂蟥断送一条性命开始，先后有英、法、美、日等多支外国考察队前去探源，他们企图揭开澜沧江源头的面纱，但探来探去也未探出个究竟，除了留下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外，一直到20世纪末仍“谜”惑不解。

概括起来，主要有五种说法：

澜沧江源自杂多县的扎纳日根山，正源是扎曲；

澜沧江源自唐古拉山西南麓，江源出自自治多县北部分水岭西侧；

澜沧江源自唐古拉山北麓的查加日玛峰的西南侧；

澜沧江源自杂多县的拉赛贡玛山的扎阿曲；

澜沧江源自杂多县被当地藏民称为“圣山”的扎那霍霍珠地。

1994年秋天，又一个老外来到中国，从青海玉树出发，沿着澜沧江去寻找源头。但是澜沧江很不给面子，一路上“雷暴、闪电和冰雹”不断，还遭遇了狼群袭击，丢掉“三匹马和一只狗”，差点让他有去无回，把命搭给“远古的呼唤”。他就是曾24次背负行囊穿越中亚、西亚和西藏进行探险旅行活动的英国超级驴友米歇尔·佩塞尔。和他的欧洲前辈们一样，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探险家。当时，佩塞尔已年近花甲。结束澜沧江之行后，他出了一本书叫《最后一片荒蛮之地：湄公河源头的发现》。他颇为自负地认定，一个位于杂多县萨日喀钦与加果空桑贡玛两山之间，被他称之为鲁布萨的山口是澜沧江的源头，并说“它完全不引人注目，只不过是一块渗出水的沼泽地”。但后来证实他的认定是错的。

河流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发源地，“人类文明的第一个脚印，就是踩在湿漉漉的河边”的。滔滔不息的河流养育了人类，推动了人类的创造

力和文化生命的形成，世界上任何一条母亲河莫不如此。有流就有源，世界级大河源头的确定，一向被视为重大的地理发现。

“川竭国亡”，中国自古就对探索河流的发源地看得很重，中国人也从不甘于后。作为“四渎之宗”，被殷人称为“高祖河”的黄河，从老早的“河出昆仑虚”开始，不管是远溯博索的推断，还是深入实地的“务穷河源”，对黄河源头的探寻几乎没有断过。中国人“在湿漉漉的河边”留下的足迹，仅一条黄河就数也数不清，尽管它已经被“三年两决口，百年一次大改道”的泥水覆盖了一层又一层。

就澜沧江源头的探寻而言，第一个可算是明代的徐霞客了。这位国人熟知，也为世界探险家景仰的驴友先驱者，22岁就离开家乡南暘岐村，戴着母亲为他做的“远游冠”，在江阴三月的春光中从胜水桥畔出发，开始大半个中国的游历。“达人所之未达，探人所之未知。”在之后30多年的游历中，“走得最远、费时最长、游记文章写得最多最精彩的，是澜沧江、金沙江及周边地区，并在《江源考》及《盘江考》中指出金沙江为长江上源，南盘江为西江主源，纠正了前人的错误观点”。但令人纳闷的是，不知他不感兴趣还是怎么的，对澜沧江本身却几乎没有描述。从他的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时他距澜沧江源头似乎只差一步之遥了，再走走就会掀开其神秘的面纱。

与老徐相隔几百年之后，为解决“陇蜀共争”的玉树25族的归属问题，甘肃名士周希武与“肃州征收局长梁耀宗、边关道尹公署科员王致中及测绘员牛载坤”等人，在特派大员周务学的带领下，奉北洋政府“大总统令”，于1914年秋天从兰州出发，前往后来米歇尔·佩塞尔的出发地玉树做勘界调查，来去几千余里。在调查中，周希武与同仁们“朝犯瘴疠，暮逐水草”，“访问长老，参阅图志”，遍历澜沧江及通天河中下游一带。在马拉有过黄河时，差点被“冰澌蔽流”的河水冻死，队员王长才“出水后，面无人色，身为冰锋所犁，鲜血濡缕，观者为之泣下。乃急以姜酒灌之，被以重裘，两人持之狂奔数十回”，才缓过劲来。他们

经过数月“艰苦备尝”，最终厘清了玉树25族的归属纷争，并绘制出“我国第一张用新法绘制的玉树地区简图”。

玉树25族由于“称名互歧”，陇蜀两省口水仗不断，都想纳入自己的地盘。最后北洋政府依据周希武他们的勘界结果，认定玉树25族“仍归甘肃西宁管理”。当时青海还未建省，西宁尚属甘肃。这一年（1914年），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私相授受，签订企图西藏独立的《西姆拉条约》，在秘密换文中又炮制了“麦克马洪线”，将中国身上的一大块肉割走。就在《西姆拉条约》签订的当月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。迫于当时世界烽烟四起和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，陇蜀纷争已不是简单的省际间的纠纷，背后关系到中国的领土问题，搞不好就会变成烫手山芋，给日后留下诸多遗患。于是从玉树归来，周希武除了完成勘界使命，也完成了“经略青海之嚆矢”，即令其名声大振的《玉树调查记》，其中就涉及澜沧江源头：

澜沧江上流有二源：北曰杂曲河，南曰鄂穆曲河。

杂曲河发源格吉西北境果瓦那（拉）沙拉山麓，有南北二源：南源曰杂那云，北源曰杂朵云，二水东流，至扎西拉贺寺之西相合，名杂朵拉松多。番人谓两水交曰松多。杂朵拉水东南流，至阿杂松多，阿云水自西南来入之，阿云水出中坝当拉岭之东麓，二源并发合流，东北注至阿苏松多，苏旺云水自西来入之；阿云水又东北流，至阿杂松多与杂朵拉水相会，是为杂曲河。

周希武得之不易的“二源考”，可谓“吉光片羽”，为后人揭开澜沧江源头之谜，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。

在国内外前人探寻的基础上，中国的各路英雄好汉纷纷背起行囊，深入澜沧江源区探险考察，为揭开澜沧江源头之谜不遗余力。其中科学家